

展现共和国第一代科学家的赤子之心

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,文化发展出版社推出《君生我未生》。该书作者张严平为新华社高级记者,曾荣获中国新闻界长江韬奋奖、新华社卓越贡献奖、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,其长篇通讯《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,著有人物传记《穆青传》。

《君生我未生》通过“我”与我国第一代固体火箭专家、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杨南生相识、相恋、相守的讲述,表现了共和国第一代科学家为国防事业无怨无悔,不计名利的赤子之心。书中重点突出了杨南生的单纯、真挚、质朴与善良的人格和品行,字里行间站立的是一个有

大迁徙是一部关于文明的史诗

关键词 迁移叙事 文明冲突 文化审视

○张林明

迁徙,一直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宏大母题。长篇小说《平安批》便是一部讲述中国人迁徙的故事。小说以番批——也称银信,或侨批——这一具有媒介考古学意义上的信息载体为叙事核心,围绕着郑氏家族下南洋创业的迁徙空间展开故事,时间跨度大致从辛亥革命直到抗日战争胜利。

《平安批》提供了多重叙事视角,在全球化的迁徙叙事中所形成的文明相遇和碰撞中,这些视角的构建显得自然而然,浑然天成。这些视角共同构成了一个融合了人类学、社会学和媒介学意义上的全球性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小说文本。

第一重视角是自内而外的观察,也就是国人看世界。这种观察是郑梦梅小时候通过一口井来满足自己对世界的想象,梦想着跳下去就可以抵达南洋;是郑梦梅的父亲郑阿女为阻止婆娘们(潮汕方言,意为“女人”)信洋教,一怒之下火烧盐灶教堂和仰止山房;更是家乡的人们对于远方亲人的思念和期盼。在当时,联系故乡和异乡的主要媒介就是银信。可见,当时潮汕沿海与海外的交流之广。这些承载着中国人与海外联系的媒介,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文化记忆档案。

第二重视角是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审视。其中有在南洋讨生活的人们对于唐山的眷恋和怀念,即便已在南洋定居多年,也依然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叶老归根返回唐山。即便客死异乡,也要在墓碑上表明自己的中原故乡,棺槨中的脑袋一定是向着北方故国的方向。同时,这自外而内的视角中,也包含了国人对于近代以来的传统文化和家族文化的批判和反思。这是郑梦梅在南洋的调查中发现的家族在南洋曾经贩卖鸦片和“猪仔”的资本的原始罪恶。同时,也是海外华侨身体力行、返回国内参加和资助革命,试图革新古老中国的义举。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72烈士中,有29人是回国参加革命的华侨,其中来自马来西亚的余东雄牺牲时年仅17岁。虽去国多年,祖国一声召唤,就慷慨赴死,其拳拳爱国之心可鉴。

第三重视角是洋人对中国人的观察和研究。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人乔治和美国人董姑娘。英国人乔治是剑桥大学人类学博士,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,来中国进行田野调查,最终却放弃了博士学位。董姑娘是一位美国女传教士,书中并没有提及她的英文名。女传教士在当时的潮汕地区被称为姑娘,董姑娘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基督徒眼中的异教

徒。她却与婆娘们一起生活,并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潮汕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论著。

乔治在中国生活了十年,成为了半个中国文人。他与郑梦梅、陈光远结拜为兄弟之后,坦陈了家族往事:大伯父李泰然为清廷管理海关,从中牟利;二伯父李蔚然从事鸦片与“猪仔”生意;而他自己就是用他们赚来的罪恶的钱完成的学业。这是一种典型的忏悔性自反性叙事。乔治喜潮汕美食,能够吟诗作对,仿侨批写信,甚至娶了一个中国女孩。对于中国人的信仰和迁徙,小说借由一名英国人类学博士之口娓娓道来,为东西方文明的对话赋予了超然的意味。

董姑娘肩负着救世的宗教理想来到中国,却暂时放下自己的传教士身份,开设妇学,和当地婆娘一起做手布,一起上香拜神、拜老爷,并出版了一部研究潮汕女性的专著《中国潮汕,1913》。该书指出了中国潮汕女性的困苦和无助,及其对于拜老爷这种信仰的精神依赖。

在被日本人杀害以后,董姑娘整理出来的英文版《依芸家的番批》在美国出版了。这些番批和序言再由小说作者请人从英文译回中文,然后附录在小说后面。如此一来,这些番批完成了一次往返中西的文化旅行,番批有100封之多。作者请人转译了比较有代表性的21封,这些信件皆为父亲来信和在南洋的丈夫的来信。透过这些穿越历史和山河的信件,可以看到一个潮汕女性的孤苦与悲哀,以至于最后上吊自杀,其亡魂却在仰止山房徘徊不去。

董姑娘不远万里来中国传教,想要教化遥远东方异教徒,却被这些东方的婆娘们所感染,成为她们中的一员。在从西方到东方的生命迁徙中,她完成了对东方文化的研究和尊重,并最终将生命留在了中国。英国人类学博士乔治没有完成的博士论文,由美国传教士董姑娘完成了,这部以英文写就的关于潮汕番批的论文,最终再由作者请人翻译回中文,东西方的文化在几经流转的迁徙中相遇、融合,并最终达成了一种超越国族和种族的“文明”的认同。

毋庸置疑,迁徙是推动人类文明融合发展的巨大内驱力,也就是说,大迁徙是一个关于种族或文明碰撞并成长的史诗。是否可以说,我们的思想始终在幻想着超越身份的羁索,在无限流动的“此在”中探索真实的“自我”! 是否可以说,我们拥有双脚就是为了走向远方。从马车、汽车、火车、轮船,到飞机、火箭,凌绝顶之峰,望遥远星河,我们难道不是为了走得更远吗?恰如天文学家卡尔·萨根所言:“我们每一个人都源自星尘。”

给大运河以时代记忆

关键词 大运河 文化记忆 时代变迁

○丁新伯

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世界性文化奇迹。2014年6月22日,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作为大运河文化建设的实践行动的姜师立,近期出版了《运河王朝:从东周到明清》一书。姜师立是运河文化建设的见证者、参与者,也是研究者、学者。阅遍全书后,笔者有点心得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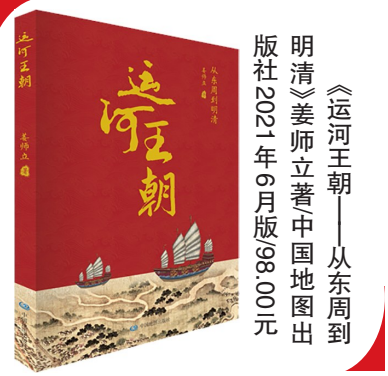
一是古今相映——充分彰显运河“文化记忆”。《运河王朝》历史纵深感、厚重感强。该书以时间为序,以运河为轴,对东周河渠的开挖、运河的连通、大运河的古往今来一一梳理、叙述,形成了运河文化古今相映的历史回应。

姜师立讲述了远古时期人工河段的开凿,讲到了通惠河等河段的连通,勾勒了中国王朝运河的沿革轨迹,叙述了运河开凿开挖的时代背景,讲述了运河沧桑变迁、时代变化、历史变革的各个阶段,完整解读了运河历史,给运河文脉以时代记忆。

德国学者阿斯曼明确了集体记忆的文化特征,把以历史产物、事件、人物为对象的记忆实践活动称作“文化记忆”。大运河是典型的文化记忆。姜师立将运河的官方记忆、地方记忆、民间记忆,甚至是农耕、军事、商贸、宗教等各方的记忆聚合起来,形成了大运河的“文化记忆”。

二是大小相协——有机展现运河“历史风貌”。解读大运河,既要从宏观的、历史的、政治的、军事的、农业的大视野去解读,也要从微观的人物故事、风土人情、器物器械等小故事、小细节中去解析。

《运河王朝》重在写运河的“大”。作者在《序章》中写道,大运河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,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也紧密相联。正是大运河的开凿,将南北连成一个整体,使中国在大多数的时间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,成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古代政治文明。这一说法将大运河的大时代、大背景、大作用说得清



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

同时,作者也从水利设施的妙用巧用、人口迁移的内外情景、都城“就食”的困境、扬州经济贸易文化的繁盛、运河商帮的兴衰等多个小侧面、小视角中讲述运河文明。一叶知秋,从中可以展现运河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、文化繁荣、百姓生活的轮廓。可以说,该书写的是运河的兴衰变化,展现的却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史。

三是文图相间——集中体现运河“时代变迁”。《运河王朝》既是姜师立多年科研成果的结晶,也是他一直走进运河、挖掘运河文化价值的见证。该书文字叙述精当、精要,简短文字里传递运河文化精神,不赘述、不繁琐,每章文字综述简要,分节讲述精当。

书中插图多,几乎每页都有插图,有时甚至一页有多张插图。这些插图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,是该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笔者在阅看中细细数了一下,全书描写中国各类运河示意图有78幅,风景风俗风物图、人物图117幅。同时,该书还配用了大量人物图、考古出来的器物图、古代风物图、当今的风景图。这些插图与运河示意图相得益彰,加深了读者对运河的印象。

四是雅俗相趣——切实讲好中国“运河故事”。大运河是一条流淌的河,也是一部深厚的文明史教材。大运河文化的研究者、传播者、传承者,要通过科学、生动、有趣的方式,为人们讲述丰富、多元、有趣的大运河故事。

书中讲到2000多年的漕运与运河的关联,通过敦仓、西汉漕渠开凿、曹魏运河中陈登穿沟、隋炀帝三下江都、唐朝刘晏漕运改革、汴梁的繁华世界、马可·波罗游历大运河、正德皇帝运河落水、康熙乾隆运河南巡等故事,把漕运的时空变迁讲得有滋有味。

大运河当然是一套水利统治系统,但更是一个关于“人”的交通、交往、交流体系,是遍布古代华夏大地的个人行走、谋生、游历体验的叠合。这种讲述运河故事、讲述运河与人的故事,展现出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勇气,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。

着中国传统精神气质的知识分子的标杆。

《君生我未生》是一部妻子写给一生挚爱的回忆录。书中,读者可以看到:与杨南生的初识,让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“慌了神”;与杨南生的书信往来,令一颗年轻稚嫩的心炽热澎湃;与杨南生的结合,让两颗跳动的心感受到了幸福的滋味。在爱情里,杨南生理性而浪漫,在人生的最后30余年里,他将全部的深情给了“平平”。在杨南生离世后的岁月里,作者深陷痛苦,7年多时间里通过76本日记来寄托自己深情的怀念。此外,书中精选了作者与杨南生具有代表意义的照片和书信手稿,便于读者从细节中感受到美好的爱情藏于细节中,在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

《君生我未生》张严平著/文化发展出版社2021年12月版/58.00元

反思是灾难文学的最大意义

关键词 埃博拉病毒 援非 报告文学

○游苏宁

1976年,埃博拉病毒首次在埃博拉河两岸出现。这种被描述为“人命黑板擦”的顽固来源于非洲群山深处,目前已知有5种类型。该病毒处于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灰色地带,这也是其难对付的原因之一:因为你很难“杀死”没有生命的它,但是它却可以轻而易举杀死有生命的你。

该病毒为生物安全4级病毒,它占据了人类对病毒分类的最高等级,我们熟知的艾滋病和SARS病毒均为3级。埃博拉病毒被全世界病毒学家公认为最为恐怖的对手,其原因在于:这种类型的病毒在历史上已经被用于生物武器化的研究,它可以通过气溶胶感染,即经空气传播。恐怖分子曾经寻求埃博拉病毒作为生物恐怖剂使用。

埃博拉出血热致死率极高且易于传播,迄今全球并无任何有效的治疗药物,且处理这种病毒必须在P4实验室中进行。近40年来,人类关于埃博拉病毒的记录有限,其平均致死率为88%,其中1种对人类的致死率高达90%。

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,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以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任何一个城市,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安全。2014年2月,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几内亚出现,短短数月席卷了非洲多国。7月,埃博拉疫情在整个西非掀起了一场人类始料未及的雨雨腥风。8月,世界卫生组织宣布:疫情已构成“国际卫生紧急事件”,人类与病毒之间史诗级较量的帷幕也自此拉开。

在这危急时刻,中国政府向西非人民伸出了友爱之手,一场“生死大救援”就此展开:解放军先后派遣多批医疗队前往西非,执行诊治埃博拉的任务。9月,我军首批援非医疗队启程,对疫情展开生死阻击。在西非大地,仅用7天就将塞拉利昂一家小型综合医院改建成传染病专科医院,用1个月时间在利比里亚援建了一座设施设备一流、防控流程科学、拥有100张床位的埃博拉诊疗中心,彰显了中国速度和中国标准。

到2015年3月,已有近500名“白衣战士”奔赴援非抗疫的最前沿,累计收治患者938例,确诊

295例,治愈出院25例。在20多个国家的救援队伍中,解放军援非医疗队创造了日均收治患者最多、治愈率最高、全体队员零感染的救援纪录,实现了“打胜仗、零感染”目标。

人类从无数次重大传染病疫情中学到的血的教训就是,在一种未知的病毒面前,在没有任何针对病毒的有效治疗药物时,疫苗是战胜病毒的唯一希望。陈薇是我国多个致命性病毒疫苗的研发者。长篇报告文学《拯救——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疫情纪实》作者陈言当时供职于国内一家新锐媒体,正在非洲拍摄素材以撰写一组特稿,有幸认识陈薇并结下深厚的友情。陈言认为,陈薇有着特立独行的个性,她的身上浓缩了一部人类与烈性病毒博弈的战争史。中国近20年来每一场公共卫生领域的战役中,都有她立下的军功。

陈薇是该书当之无愧的主角,记录她的故事,审视她壮阔又静谧的心灵,既能受到鼓舞,又会感到温暖与力量。2003年,陈薇曾以常人无法想象的勇气、胆识与智慧,在与SARS病毒的较量中赢得先机,研制出了重组人干扰素ω

喷雾剂,成为阻击SARS病毒的有力武器。

在西非抗击埃博拉的战役中,陈薇认为自己研发了10年的埃博拉疫苗,很可能成为终结埃博拉疫情危机的重磅武器。为此,她主动请缨奔赴疫区进行2期临床试验,仅用4个月就将埃博拉疫苗推进到临床阶段。

在武汉疫情最危重的时刻,陈薇带领团队应用自主研发的检测试剂盒,配合核酸自动提取技术,大大缩短了病毒检测的时间,加快了检测速度,为挽救生命争取了宝贵时间。作者在序言中写道:“人,真的要心怀感恩和知足,没有以陈薇为代表的杏林翘楚的努力和付出,我们的生活会增添许多恐惧和忧伤,失去多少快乐和阳光。撰写该书的目的,就是致敬人民英雄陈薇和她的战友们。”

从2003年的“非典”到中东呼吸综合征,从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到当下的新冠病毒,历史一再证明,重大传染病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危险。作者坦言,灾难需要反思,反思是灾难文学的最大意义。他所做的就是一边写,一边收集情感、思想、语言的碎片,捕捉黑暗里的希望之光、人性的苏醒与温暖、普通人的悲欢离合。

把文明与野蛮放在一起考量

关键词 考古 布须曼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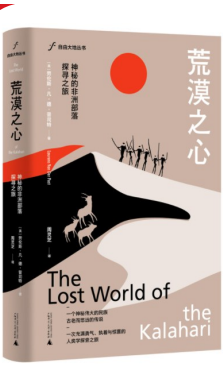
○孙少杰

三星堆考古重大发现,让我们倍感自豪和兴奋。遗憾的是,由于其年代久远,且无可靠的文字解读“见物不见人”,无法得知彼时人的行为方式,以及生活习俗和社会秩序。一切都处于推测和猜想中。

在遥远的非洲大陆,同样有一种古老的人类文化。英籍作家劳伦斯·凡·德·普斯特在其作品《荒漠之心》中说:“这世上到处有人忙于挖掘旧日废墟和埋葬的古城,以便发现更多有关古代人的生活情形,却完全忽视一直严谨地保持这种生活方式的布须曼人。”

阅读《荒漠之心》,如同神游布须曼人与自然共处的神秘情境,看他们挖取野生植物的球茎,看他们制作带毒的箭簇,看他们在某处危崖上撇取蜂蜜,看他们在岩壁上绘画,以及神奇地从沙子里吸出水来,看一个青年布须曼人拿着小小的“爱之弓”偷偷把箭射向心爱的女人。还有布须曼人与大批外来入侵者的搏斗与失败,于是他们不得不流亡到文明人很难找到的荒漠之中。

作者生于与布须曼人为邻的南部非洲奥兰治河畔,从小听过许多有关布须曼人的传说,以至对其产生了无法释怀的情结。二战后,作者从日本战俘营回来,组建了一支队伍,向着生机勃勃又狂野荒芜的沼泽与沙漠出发。终于找到一个布须曼人族群,他为病人治疗,和他们一起打猎,并在猎获一头大羚羊后,获得了一起跳舞的资格。此时,大雨骤至,荒漠之心得到淋漓酣畅的滋润。



《荒漠之心》英劳伦斯·凡德·普斯特著周灵芝译/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/68.00元

如不是世界上真有神奇而质朴的布须曼人,《荒漠之心》里描述的探索旅程跌宕起伏,好像凡尔纳的科幻历险小说。书中写了三个布须曼人:一是作者从外公、阿姨和仆人口中听来的布须曼人,他们多能、健硕而神秘,构成作者最初对布须曼人的想象和兴趣;二是作者亲见并交往的布须曼人,即探索旅程的主要目标;三是我们应关心的布须曼人,他们失去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在失去精神领地,更多布须曼人被文明人视为动物来“驯化”,甚至掳杀与奴役,命运之舟摇摇晃晃,且航道越来越窄。

《荒漠之心》或明或暗地把文明与野蛮放在一起考量,文明人偶然暴露了自私人性,对同伴猜忌,对异类残忍,在恶劣环境中极其脆弱却不肯放下伪装。反而是“石器时代”的布须曼人更文明,“他们从来没有同类相残”,能像“阿凡达”一样与万物沟通,“和这些动植物彼此的生命深深交错,那种经验已经几近神秘”。他们知足、真诚、敬畏自然而坚守原则,且能接受像作者一样懂得尊重他们的异族人。

贫瘠的非洲大地气候恶劣,物种繁多,布须曼人不驯养动物,“也不种,也不收,也不积蓄在仓里”,用天然的智慧融入到所谓的野蛮世界里,繁衍数千年直至至今。他们是当之无愧的“自然之子”。

《荒漠之心》在关注布须曼人生存状态的同时,也警觉地提醒世人:“我们那具辐射污染能力的理性已经深深伤害了非洲的原始精神”。“荒漠之心”不是荒漠,而是人类幸运保留的神圣天性,丰富、敏锐,又质朴诚实,失去了这些,文明的大厦将不免失去光彩和温度。